

东方玉作品全集

金凤钩

東方玉



金凤钩

东方玉 著

上

海南(三环)出版社

金 风 钩

东方玉 著

中

海南(三环)出版社

金凤钩

东方玉 著

下

海南(三环)出版社

琼新登字04号

封面设计:黄亚雄

金 凤 钩

东方玉 著

责任编辑 符国栋

海南(三环)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6 字数:90 万字

印数:1—10000

ISBN7—80617—457—5/I·120

全套(三册) 定价:4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十七章	神秘老妪	379
第十八章	妙术回春	403
第十九章	化骨销形	428
第二十章	恶蛊尽歼	448
第二十一章	寿诞盛会	471
第二十二章	武林结盟	494
第二十三章	误中暗算	515
第二十四章	毒君毒后	538
第二十五章	飞天神魔	566
第二十六章	安然脱险	589
第二十七章	妙夺钩符	608
第二十八章	八臂金童	633
第二十九章	擒龙手法	654
第三十章	狼蛇二凶	675
第三十一章	深入虎穴	694
第三十二章	君魔大会	714
第三十三章	骨肉团圆	738

目 录

第三十四章	互拚内功	759
第三十五章	神剑魔剑	784
第三十六章	胁要毒君	802
第三十七章	九连寻宝	833
第三十八章	以毒攻毒	853
第三十九章	恶狗遭报	878
第四十章	同归于尽	901
第四十一章	魔佛大战	924
第四十二章	古寺浩劫	951
第四十三章	阴谋败露	973
第四十四章	奸徒授首	997
第四十五章	报复血仇	1022
第四十六章	互相残杀	1049
第四十七章	挫鹰伏狼	1076
第四十八章	父子相认	1089
第四十九章	烟消云散	1110
第五十章	佳话永传	1124

第一章 灭门惨祸

大江西南三巨镇，为衡、庐、武功，衡、庐人皆知之，而武功则罕为人闻。

武功山首衡尾庐，周八百余里，雄踞于荆吴之间。

最高峰为白鹤峰，隐隐霄汉、云雨皆在其下，峰峦峻拔，奇石万状，山多洞穴窟室，允为仙灵所居。

武林中的白鹤门，即发源于此。

白鹤峰南麓的鹤寿山庄，就是白鹤门所在。

白鹤门武功自成一家，“白鹤剑法”，更是名震武林，因择徒甚严，历代相传，人数不多，门人子弟，更少在江湖走动。

尽管如此，“白鹤门”这三个字，在武林中还是极具份量的，它纵然没有“少林”、“武当”那么响亮；但他在江湖上屹立了三百年，没有人敢轻视过它。

白鹤门传到这一代，只有师兄弟两人，大师兄李松涛，也就是鹤寿山庄的主人。

师弟宋天健，是住在白鹤峰东麓的宋家村，和鹤寿山庄相距不过三里左右。

这天未牌时光，太阳稍稍偏西，通向鹤寿山庄的山道上，正有一匹健马，急驰而来。

马上是一个四旬左右的壮汉，身上穿着一套蓝布衣衫，腰跨单刀，背上还背着一个蓝布囊，双手紧拉缰绳，纵马急驰。

时当清和四月，正是乍暖还寒的天气，但马上汉子却是

第一章 灭门惨祸

满头大汗，身上衣衫都已湿透！连坐下马匹，也在不住的喘气，全身尽湿！

看样子，这一人一马，定然是从远处赶来，马不停蹄，长途奔驰，赶了不少路程，已经是人疲马乏。

不大工夫，马匹已经驰到鹤寿山庄前面，但听一声“希聿聿”长鸣，马上汉子已经勒住马头，仰脸望了庄院门额上用青砖镌的“鹤寿山庄”四字。

他那张流着汗水、满脸油光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喘息着喃喃说道：“总算到了……。”

正待翻身下马，蓦地一阵天昏地暗，一个倒栽葱从马上翻跌下来，砰然堕地，立时昏了过去。

这阵急骤的马蹄声，早已惊动了庄院里的人，但见两扇黑漆大门呀然开启，走出两个庄丁，一眼瞧到蓝衣汉子昏倒地上，不觉吃了一惊。

前面一个嚷道：“这人怎么啦？他跌昏过去了。”

稍后一个道：“快过去瞧瞧。”

两人急步奔到蓝衣汉子身边，一左一右把他扶着坐起。

蓝衣汉子这一阵工夫，已经缓过一口气来，缓缓睁开双目，看了两人一眼，有气无力的道：“在下要见李庄主。”

就在此时，大门内又走出一个眉目清秀的青衫少年，两道眼神投注到蓝衣汉子身上，问道：“李福，这人是谁？”

左首一个庄丁抬头道：“姜少爷，这位朋友要见庄主。”

这青衫少年正是李松涛的二弟子姜兆祥，他也是庄主夫人姜氏的娘家侄子。

姜兆祥走到蓝衣汉子跟前，含笑点头问道：“朋友贵姓，要见家师，有什么事么？”

蓝衣汉子喘息着道：“在下受人之托，远从千里外赶来，有极关重要的事，要面见李庄主。”

姜兆祥听他说得如此郑重，自己不好作主，这就朝两个庄丁吩咐道：“你们扶着这位朋友进来，我先去禀报师傅。”

×× ×× ××

这是书斋前面的一个小花圃，绿草如茵，铺着一条曲折而整齐的白石小径，通向酴糜花架。

开到酴糜花事了。

这正是酴糜花盛开的季节，轻风徐来，一阵阵清香的花香，薰人欲醉！（酴糜本是酒名）

一个五旬左右、面貌清皙，身穿海青长衫，胸飘黑髯的人，正在酴糜花架前面，负手伫立，状极悠闲。

这人就是白鹤门的掌门人鹤寿山庄的庄主李松涛。

就在此时，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传入耳际，他连头也没回，就徐声问道：“兆祥，有什么事么？”

随着话声，缓缓转过身来。

进来的正是姜兆祥，他看到师傅，立即脚下一停，垂手答道：“弟子正有一事，禀报师傅来的。”

李松涛一手捻须，口中“噢”了一声，说道：“你说。”

姜兆祥道：“方才有一位朋友，在咱们庄门前，堕马昏厥过去，被李福、李吉两人扶起，那人说是求见你老人家来的。”

李松涛脸上微露惊异之色，注目问道：“你可曾问他从哪里来的？”

姜兆祥道：“弟子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受人之托，远从千里外赶来，有极重要的事，要面见师傅。”

“有极重要的事……”

李松涛双眉微微一拢，问道：“他没有说姓名？”

姜兆祥道：“没有，弟子看他长途跋涉，体力不支，说话十分虚弱，就没有多问。”

李松涛道：“人在哪里？”

第一章 灭门惨祸

姜兆祥道：“弟子要李福他们扶着他进来，弟子就赶来禀报。”

李松涛点头道：“好，为师出去瞧瞧。”

当先举步往外行去。姜兆祥紧随师傅身后而行。

李松涛步出前厅，李福、李吉两人已把蓝衣汉子扶入前厅左厢。

李吉倒了一盅热茶给他，那蓝衣汉子喝了几口热茶，精神已稍稍好转。

李松涛跨进厢房，李福、李吉垂手伺立，李福悄悄朝蓝衣汉子说道：“咱们庄主来了。”

蓝衣汉子听得精神为之一振，坐着的人，要待挣扎着站起。

李松涛连忙摇手道：“兄台长途跋涉，不用客气，快请坐了说也是一样。”

蓝衣汉子只好坐着抱抱拳道：“在下见过李庄主。”

李吉慌忙端过一张椅子。

李松涛在他对面坐下，目注蓝衣汉子，问道：“兄弟听小徒说，兄台不远千里而来，不知有什么见教？”

蓝衣汉子道：“在下受人之托，从千里外赶来，有一件东西要当面送交李庄主。”

他一面说话，一面解开上身衣衫，从贴身处取出二尺来长一个布包，布包外面，还缠了无数道的破布条。

蓝衣汉子十指颤抖，解着一道又一道的布条。

李松涛忍不住问道：“兄弟还未请教兄台尊姓大名，令友如何称呼？”

蓝衣汉子没有说话，他解着布条抬起头来，双目神光散慢张张口，却是说不出话来！

李松涛见多识广，一见蓝衣汉子神情不对，迅速伸出手

去，一把握住蓝衣汉子右手脉门，运起内功，把本身真气，由掌心输入他脉门，口中急急问道：“兄台快说，令友是谁？”

蓝衣汉子断断续续的道：“他……他……是……”

李松涛但觉输入他脉门的真气，行经“少手阴经”，便已无法送入，心头暗暗一叹，松开了五指。

蓝衣汉子张口吐出一口鲜血，身子一歪，倒了下去。

姜兆祥吃惊道：“师傅，他伤的很重么？”

李松涛双目紧皱，脸色凝重，徐徐说道：“死了，他心脉已断，为师度入的真气，无法输入……”

姜兆祥奇道：“师傅，他如是心脉被人震断，怎么还能骑马赶到咱们这里来呢？”

这话没错，一个人若是身负重伤，只要没死，骑马赶路，也许不成问题；但若是心脉被人震断，就得当场呕血而死，决不可能还会骑马赶路。

李松涛听得不自觉一呆，一声不作，俯下身去，一把撕开蓝衣汉子衣襟，仔细检视了一遍，发现蓝衣汉子身上根本找不出一丝伤痕！

心头大是惊异，口中说道：“这就奇了！”

姜兆祥站在师傅身侧，只见师傅脸有惊凛之色，渐渐变得十分凝重，心头不由暗暗惊异。

李松涛缓慢的站起身来，向天舒了口气道：“莫非会是无形掌所伤？”

说到这里，突然转脸朝姜兆祥道：“兆祥，你过去把缠着的布条解开来，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姜兆祥答应一声，过去俯身从地上抬起那缠着许多布条的包裹，这时虽经蓝衣汉子解去了一大半，还捆扎着不少布条。

姜兆祥迅速的解开布条，里面是一个青布包，解开布包，

第一章 灭门惨祸

呈现在眼前的赫然是一柄二尺来长，剑鞘奇阔的短剑。

这柄短剑，形式奇特，剑柄剑鞘连在一起，蓝底用金线盘嵌出一双丹凤。

剑柄正好是凤头，镶了一颗紫色明珠，凤眼镶的是一粒色呈淡青的宝石，晶莹夺目，整只丹凤，手工十分精细。

翻过剑鞘，背面同样是一只用金线盘嵌的丹凤，连凤头上的紫色明珠，鸟眼中的淡青宝石，都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姜兆祥双手捧着短剑，走到师傅面前，恭敬的道：“师傅，这柄剑好像很名贵。”

他倒有些眼光。

李松涛一双精光熠熠的眼神，直注在剑鞘之上，一霎不霎，过了半晌，才伸手从徒儿手中接过短剑，口中喃喃道：“莫非是金凤钩。”

姜兆祥眼看师傅神色有异，不敢多问。

但听“锵”的一声，李松涛已经手按吞口，掣出短剑。

短剑出匣，但见一钩亮银光芒，耀目生花，一看就知是柄吹毛立断的好剑，只是剑尖弯作钩形。

那是钩，不是剑。（十八般兵器中，钩、剑有别）

这下李松涛亦惊亦喜，瞿然道：“果然是金凤钩！”他迅快还钩入鞘，依然用青布包好，皱皱双眉，忽然抬目道：“兆祥，你搜搜他身上，可有什么东西？”

姜兆祥在蓝衣汉子怀中摸了一阵，他身上除了十来两碎银子，就别无一物，这就抬头道：“师傅，他身上只有几两碎银子。”

李松涛道：“他背上背的是什么兵器？”

姜兆祥翻过蓝衣汉子尸体，从他背上，取下青布囊，解开袋口绳子，取出一支二尺八寸长的精钢短拐，双手呈上。

李松涛接过铁拐，略一凝视，只见拐上刻着“河东程

氏”四个小字，心中不觉一动，蓦地跨上一步，伸手从蓝衣汉子腰际，抽出一柄雁翎刀，仔细一瞧，果然上面也有四个绳头小字：“河西陆氏”。

暗暗忖道：“河东铁拐河西雁翎这两件兵刃，果然是晋陕双义之物，以眼前情形看来，蓝衣汉子可能就是云中雁陆子长，但他肩上，何以又背了‘一拐镇黄河’程清和的铁拐呢？”

“一个人的成名兵器，决不会轻易离身，除非程清和已经遇害……”

“他们可能是为了护送金凤钩才遇害的，他们为什么要把金凤钩送到鹤寿山庄来呢？”

李松涛一时之间，但觉这中间错综复杂，单凭想像，无法理出一点头绪，当下把刀拐往凡上一放，抬目道：“李福。”

李福在门外应了一声，急步行入，垂手道：“庄主有什么吩咐？”

李松涛道：“你速去宋家庄，请宋二爷来一趟。”

李福应了声“是”，正待退下。

李松涛道：“速去速回。”

李福又应了声“是”，转身匆匆退去。

李松涛从几上取起青布包，“金凤钩”和一拐一刀，回首朝姜兆祥道：“兆祥，你要李吉带两个人，把这位朋友的尸体抬到庄外埋了，今日之事，不准传扬出去。”

姜兆祥恭身应“是”。

李松涛转过身子，正待回转书斋，就在他堪堪步出厢房，就听到大门前传来“砰”然一声大震！

那是有人撞上了大门，发出来的声响！

李松涛听得脸色微微一变，住足道：“兆祥，快去前面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姜兆祥答了一声，匆匆奔出。

第一章 灭门惨祸

一回工夫，只见他气急败坏的奔了进来，说道：“师傅，是李福撞在大门上，昏了过去。”

李松涛心头一震，急急问道：“李福人呢？”

话声未落，只见李吉已半抱半扶，肩头搭着李福，走了进来，扶着他在一张木椅上坐下。

李松涛面色凝重，一双炯炯眼神，直注在李福身上。

李福脸色煞白，胸头伏起，不住的喘息。

李松涛双眉微皱，问道：“李福，你遇上什么人？”

李福两眼望着庄主，摇摇头，忽然张口，喷出一口鲜血。身子摇了两摇，往后倒去。

李松涛伸手擦他鼻息，早已气绝，心头这份震惊，当真无以复加，仔细检视李福全身，却和蓝衣汉子一样，根本找不出半点伤痕来。

姜兆祥看的一呆，忍不住道：“师傅，李福他……”

李松涛白皙而清癯的脸上，已经现出郁怒之色，凝声道：“果然是无形掌，他居然找上鹤寿山庄来了！”

他这句话，显然是气怒已极，但却掩不住心头的惊凛。缓缓回过身去，朝李吉道：“你且出去。”

李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口中唯唯应“是”，迅快退了出去。

李松涛再次从几上取起青布包，（金凤钩）缓缓交到姜兆祥手中，凝重的道：“快贴身藏好。”

姜兆祥愕然道：“师傅……”

李松涛道：“快贴身藏好，再听为师吩咐。”

姜兆祥不敢违拗，接过青布包，依言贴身藏好。

李松涛又从身边取出一块玉符，交到姜兆祥的手中，忽然放低声音说道：“待回不论有何变故，你要玫儿随你从后园出去，持此玉牌，赶往庐山青玉峡，求见……。”

说到这里，忽然叹了口气，住口不言。

姜兆祥听得大奇，仰面问道：“师傅要弟子陪同表妹，前往庐山青玉峡找什么人？”

李松涛沉吟了一下道：“你们到了那里，自会知道。”

姜兆祥道：“师傅要弟子什么时候动身？”

李松涛道：“愈快愈好。”话声出口，接着说道：“从后园出去，即是一片森林，你们行迹必须十分隐秘，玫儿若是问你，不必把方才之事告诉她，只说为师要她去青玉峡，不愿人知。”

姜兆祥听师傅口气，心中已经料到可能有强敌上门。

在他心目中，白鹤门一直是武林各大门派的翘楚，师傅一直是武林中罕有敌手的高人，但自从蓝衣汉子和李福相继死去，身上找不到一点伤痕，师傅的神色，就显得十分不安。

他老人家要自己带着表妹前去庐山青玉峡，分明含有避难之意。他和李松涛，名虽师徒，实则内侄，情同父子，听师傅这番话，心头不觉一黯，说道：“师傅……”

李松涛面色郑重，说道：“记住我的话。”接着勉强笑道：“其实为师早就有意把她送到青玉峡去，你们去了之后，也许过上几天，为师也会赶去和你们见面。”

姜兆祥道：“弟子记下了。”

李松涛一挥手道：“你快去吧，要玫儿立时动身，不用到前厅来了。”

姜兆祥躬身一礼道：“弟子遵命。”

说完，转身往后院而去。

李松涛迅快回进书斋，从墙上摘下松纹剑，在腰间佩好，然后从容走出前厅，只见李吉还站在廊下，这就吩咐道：“李吉，你去开启大门。”

话声甫落，突听一阵急骤的蹄声，由远而近！

李吉开启大门，李松涛也轻快的走到门口。

这一瞬工夫，但见三匹快马，也已驰近。

前面一骑，是一个年约三十左右的青衫汉子，正是李松涛的大弟子杨继功。

后面两骑，则是李禄、李庆。

只要看他们三匹马上，载着大大小小的麻袋，一望而知正好从山下采办粮食杂货回来。

杨继功原是山下一个孤儿，李松涛看他骨格清秀，就把他领回来，收在门下，那时才不过十岁左右。

经过李松涛二十年倾囊传授，一身武学，已得白鹤门真传。

因他常下山去采购杂物，江湖上都知道他是鹤寿山庄的大弟子，又因他经常穿着一件青布长衫，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青鹤”。

这是江湖上为了讨好李松涛，也含有捧场之意，说他青出于蓝。

杨继功马匹驰近庄前，一眼看到师傅，慌忙跃下马匹，恭身叫了声：“师傅。”

李禄、李庆也同时翻身下马，拢着马头，肃然而立。

李松涛一双炯炯目光，直注在杨继功的脸上，凝声道：“继功，你们在路上，可曾遇见什么人吗？”

杨继功讶然道：“弟子没遇上什么人？”

李松涛讶然道：“没遇上就好……”

话声还未说完，杨继功突然身子幌了两幌，双脚一软，扑倒地上。

紧接着又是“扑”“扑”两声，李禄、李庆也同时摔了下去。

李松涛急怒交并，突然目光一抬，厉声道：“白鹤门很少